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四十四回 二老來歸君臣同樂 雙翎未展母后俱驚

天子慌忙拭淚道：「提及太皇太后，不覺感傷。倘得同宴此亭，其樂當何如哉？」水夫人回念舊恩，亦潛然淚下。天子謝道：「今日欲得太君之歡，乃反致大君之感，朕之罪也！」水夫人亦連忙拭淚。天子遂問田氏處境之樂。田氏斂衽起立，天子忙止住道：「朕已說明，不可拘禮。自後各夫人凡有陳答，俱勿起身，但斂衽足矣。」田氏只得坐下，回奏道：「夫有同心，子有率教，賑饑平寇，致治辟邪。一切樂境，皆如妾姑。惟妾夫致禍，未免驚心。即聞皇上賢明，實亦憂喜相半，不能如妾姑之樂天知命也。此外，則見母於不意，而慰十載烏私；憂姑之垂危，而得三尺瑞雪。皆喜而不寐者也！」天子贊道：「憂喜相半，此至情也；實陳無隱，是謂勿欺。太君之樂天知命，則孔子所謂『中心安仁』，天下一人而已，豈可概之大賢以下哉！」

復問紅豆，紅豆斂衽道：「臣妾之樂，俱如鎮國夫人田氏。惟豐城賑饑，未得身歷，幼失怙恃，莫遂烏私耳。此外，則妾夫受盡而僥倖得生，一樂也，其樂大；奉旨賜婚，得見妾姊鸞吹，亦一樂也，其樂小。大小雖殊，而各當其時，則皆有喜而不寐者。敢以實陳！」天子道：「旨哉，衛聖夫人之善言情也！樂有大小，而各當其時，則同一致耳！」

因問璇姑。璇姑斂衽奏道：「臣妾處境之樂，皆如妾主母田氏。惟父母久亡，而不得見耳。此外，則避禍於連宅，勸連城反邪歸正；被劫於勒逆，遇貴妃志合情投；賜環於豐城，感主姑仁育義止，皆樂境也！主母田氏、未氏，皆以得事賢姑為至樂。倉卒奏對，未及並陳，合併奏明。」天子大喜道：「太君之門，以夫人為傳道之器，洵不誣也！勸連城，以善及人也；遇貴妃，善與人同也；感賢姑，時兩化之也。而且稱主母以正名分，代陳情以泐嫌疑。孔子雲：『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！』詎不信哉！」

因及素娥，素娥道：「臣妾之樂，亦同劉氏，特無勸善之雅，未克遭遇貴妃耳。臣妾幼失父母，上一兄遭戍廣西，不知生死。後妾夫主自廣而歸，忽得親兄嫂之信，此時私心，亦嘗喜而不寐。此外，更無足為皇上陳者矣。」天子點點頭，次及湘靈。湘靈道：「臣妾之樂，悉同沈氏。唯沈氏有兄而以見兄為喜；臣妾無弟，而以生弟為喜，其樂在同異之間耳。」天子笑道：「同異之間，乃詩情也！」因復問天淵。天淵道：「臣妾之樂，悉同任氏。惟性耽武事，兼愛數學。夫主不特德足刑於，而武勇天授，數學通神，奉為師資，遂克長益，是亦臣妾之樂境也！」

天子道：「由此而推，則衛聖夫人之喜文，璣衡夫人之喜算，素靈夫人之善醫，敏慧夫人之喜詩，而皆得素父之真傳，寧有不樂者乎？特該於得賢夫之樂，而未析言之耳。且朕以得臣素父為樂；皇后、貴妃以朕之得臣素父為樂；舉朝以得友素父、事素父為樂；天下以得相素父為樂；萬世以得除大害於素父為樂。是素父一人，乃眾樂之宗也！共奉素父三爵，合席俱陪一爵。太君為樂母，皇后代朕親奉一爵。」

各飲畢，水夫人率諸媳，遵旨問天子一生樂境。天子道：「朕之樂，在得素父，其大綱也。析其目而論其尤者，則：清寧被困，而素父從天而下，遂平逆藩，此一大樂也；上皇被廢，而素父泛海而出，遂誅逆豎，此一大樂也；天下既寧，而素父自牖而納，遂除佛、老，此一大樂也。在太君、素父及諸夫人，自以除佛、老為最樂，而朕於死生呼吸時，得存已隳之廟社；想望俱絕時，得見太上之天顏。其樂蓋與除佛、老等，此則朕一人之私也。」水夫人道：「寧親親而仁民，性中自有差等，雖私而實公也。皇上之樂，自應以解清寧之圍，出上皇於險為最樂矣！」天子拱手：「誠如太君明訓！」復令皇后、貴妃與素臣問答。

皇后、貴妃遂同詢問素臣一生樂事。

素臣道：「臣之樂，與臣母略同。臣母樂在夫子，臣樂在父母；臣父樂得意外之女，臣母樂得意外之妹；其餘悉同臣母之樂，而亦以佛、老之得除為至樂。此外，則遭際太皇太后，聖心開悟，崇正辟邪，不為妖法所懼；勸說龍生夫婦，一嫁一娶，不絕英雄之祀；贈寶刀而誅凶有器；活金硯而探密有人；得黃馬而赴遠有力；攬豪傑而得臂指之助；剪羽翼而衰叛逆之勢；辨邪正而破達士之謎；論經史而廣同人之益；剖冤抑而明貞婦之心；焚廟宇而絕邪神之跡，亦時時得有樂境也。臣敢遵皇上聖旨，請問皇后殿下之樂。」

皇后道：「本宮之樂，與皇上同，而天性之愛，則素父療太子之病而回生起死；切膚之災，則素父授皇上以筆而鎮心辟邪。此二事者，亦樂境也。」素臣復請問貴妃，貴妃道：「本宮之樂，亦同皇上。而遇同心之姊妹，其臭如蘭，此一樂也；逢國手之神醫，怪病若失，亦一樂也。」

天子道：「據皇后、貴妃所言，即各人之私樂，亦多由素父。朕謂素父為眾樂之宗，豈虛語哉！所不樂者，計惟老聃、釋迦、凶藩逆寺、及諸徒黨耳！而僧道之還俗者，裔從之放赦者，即無不歌詠太平，含哺自樂。素父誠眾樂之宗，太君誠樂母也！其復奉素父三爵，太君一爵，朕與后妃等如前賀陪。」素臣力辭不獲。

合席飲畢，天子復問水夫人道：「太君一生樂事，朕既得聞命矣。請問：自揣生平，亦有如管寧所云，一日科頭，三朝宴起。為太君所未適於中，而欲內訟者乎？」水夫人道：「女子當秉內則，雞鳴盥漱，櫛髮笄總，何敢有科頭宴起之事？臣妾所自訟者一事，所欲陳者一事，敬為皇上言之。昔年避難豐城，妾子文白遠戍遼東，妾庶媳沈氏、任氏聘而未娶。忽聞詔選秀女，遑遽無策，誤聽長媳阮氏之言，令次媳田氏改裝雙娶，彼時惕息，如墜冰淵。此後漸惶，時懷踟躕。以似屬權宜，而實鄰欺罔。此終身自訟之一端也。而所欲陳者，前蒙皇上天恩，以未氏賜文白為妻，因未氏實有恩於臣子，而彼時賜姓，儼屬天潢，君命私情，兩難違逆。加以次媳田氏感恩固勸，致有遷就之事，實違禮教之常。嗣經皇上改定禮制，特旨令未氏、林氏皆從本性，以杜亂宗，而並妻之嫌，尚未改正。未氏雖屢向臣妾陳情，欲退居林氏之下，妾以君命所在，未敢擅主。夫並妻匹嫡，禮教所嚴。齊桓霸王，尚能申明其禁，今世躋上理，豈宜反循叔季之習？伏祈皇上俯賜更正，臣妾幸甚，禮教幸甚！」天子道：「採選之事，乃奉行者之過。皇上豈肯奪臣子已聘之妻妾哉？權宜改裝，似鄰欺罔，而實免君父之過，權而合於經者也。至並妻一事，乃朕之過也！其自今始，未夫人即退居忠勇夫人下，可改封恭讓太夫人；田夫人可進封鎮國衛聖太夫人。」田氏、紅豆俱出席謝恩。紅豆並乞將文驥衛聖公世襲改歸文麟，天子准奏，稱歎不已。是日，紅豆即撤席，與湘靈、天淵同席，讓田氏專席。

席罷，天子后妃輪流於香泉坐湯，見紫芝石室中一隻大建盆內，植著那本神芝，比前更高大一倍，嘖嘖歎賞：「芝固天下之一神芝，泉亦天下第一溫泉，瑤島紫芝，易州湯泉，迥不如也！」

初三日，駕幸水夫人生祠。

是時，前殿已塑文龍等二十四子渾身；中殿獨素臣渾身；後殿中間水夫人渾身；東間田氏等六夫人渾身；西間獨鳳姐、蛟吟兩位夫人渾身。天子后妃看像，復看水夫人等，俱贊塑像者為名手。天子細看各級俱可移動，令宮女將紅豆一像，移於天淵之下。謂紅豆曰：「此以成夫人之讓德耳！」回至公主府，設宴款待水夫人等，仍如昨日坐位。席間，天子問水夫人：「現在有無不如意之事？」水夫人道：「臣妾欣逢聖世，恩寵優渥，仰荷天庥，子孫繁衍，豈猶有所缺望？獨妾弟水雲，雖獲皇上天恩，賜號衝靖，而生死未卜，有無後嗣，俱不可知，常一念及，即為罔然；雲孫師施，亦未知存亡。此二事者，稍為不如意耳！」天子道：「文施福相，且據大學大奏稱，素父與林、未兩夫人，俱卜得吉數，還珠有日。獨衝靖先生為可念耳！朕有母舅，亦不知存亡，計其年亦幾耄矣！七十已古稀，況耄年耶！太君全德，宜享全福，或猶有望；朕則廣為搜訪，均屬冒名，徒亂人意，乃真無見舅之日耳！」

正說不了，門上傳奏：「有兩個白眉老人，要求見萬歲及太師爺。」天子心動，道：「豈即朕與太君所念之兩人耶？天下事因未可知也！」忙同素臣出至大廳，傳二老人入見，即陳奏：一名水雲，一名紀恩。天子心頭突突跳蕩，賜坐於旁，先令紀恩細陳。紀恩道：「臣避世洞庭湖中，釣魚為業。三十年前，得交漁父水雲，久而知為隱士，因得同志，交好送篤。後沐聖澤，風不鳴條，水不揚波，無驚濤之恐者二十年，蓋將老於漁釣矣。今歲春間，水雲聞皇上為其姊慶祝百歲，忽動歸思。臣因久交，不能為別。遂

與細商：巢父、許由之事，荒遠無稽；後世隱逸之倫，皆以避世亂耳。當今世道昌明，龜龍麟鳳異類，皆知觀光，絕域遐荒外夷，皆知就日；而近在版圖之內，同此血氣心知，獨無一親之感，實屬冥頑不靈！況聞皇上，數十年懇懇求訪聖母之弟，臣知有姊入宣，跡頗相類，藉此一觀天顏，倘得仰慰聖心，心足將野人芹爆之意。兼慕公相功德之崇，古今無匹；水雲復述其姊學識，幾於女中之聖；遂並動識荊之念，故結伴而來耳。」

天子道：「聖母生年月日，音容笑貌，及入宮始末，因屢經奸人冒認，久已傳播。老人有何確切憑據，使朕不疑？」紀恩道：「臣姊入宮，臣只五齡，一切生年月日，音容笑貌，俱不能記憶。惟鄰嫗以臣為姓紀，世居賀縣，父為士官。有姊被俘入宮，與明詔相合。而臣姊被兵時，匿臣於廁，以香囊佩臣褲帶，則臣所能記憶者。臣亦不敢必聖母之果為臣姊，但不敢如奸人之冒李為紀耳！」天子喜道：「汝囊猶在耶？曾否帶來？」紀恩於貼胸解出香囊，呈上道：「此臣妹遺念，臣終身佩之，何敢遺失！」天子一見，淚即續續下，急在胸前。解出香囊比對，花式一毫無二。逕起抱持，大哭道：「不意今日得見真舅也！」紀恩跪地，亦持帝足而泣。天子扶起，命將紀恩之座，移近御座旁。謂素臣曰：「昔年李旺、李貴、韋父成等，重疊冒認，皆不言置廁及佩囊事，此惟朕及太皇太后兩人知之耳。朕昔寧受百欺，冀獲一是，故於彼不言置廁及無囊者，亦恐其幼而遺忘，不敢遽疑。迨至攻計敗露，始知其偽。今吾舅指事既真，佩囊複合，寧復虞其偽邪？」水雲道：「紀恩與臣交三十年，深知其人塵視軒冕。若有希榮冒澤之念，亦不待今日始來陳奏矣！」天子點頭，謂素臣：「朕舅與素父之舅，同志相契，其賢可知！前欲得不賢之舅而不可得，今得舅而且得賢舅，何樂如之！昨與太君等互言樂境，今太君、素父與朕，各加一樂矣！素父與國，直無不認識先，何不抱持一泣乎？」素臣道：「臣別舅已六十餘年。鬚髮容貌，俱異者時，未能全識。惟炯炯青瞳，與臣母無異。且臣舅非比元舅，有可假冒。因在御前，不敢失儀，喜極涕零，已從腹中點滴而下矣！」

天子問二人年紀，子孫若干，現在何處。二人陳奏，紀恩只八十一歲，水雲已八十九歲；紀恩有一子，二孫，一孫女；水雲無子，而有四孫，俱在舟中。天子親封紀恩為慶元伯，襲端僖公爵，即賜居迎恩裡韋父成原賜府第，一子為錦衣衛同知，二孫俱為千戶，一孫女賜鄉君品服，詔行在各部趕制誥命冠服；命紀恩率子、孫、孫女，入見皇后、貴妃。欲賜水雲有職，堅辭不受，因以吳鳳元田宅給賜。賜四孫入國子監讀書，令素臣陪至鎮國府見水夫人。

水夫人等俱辭后妃回府。老年姊弟重逢，水夫人喜極，淚下沾襟。古心、素臣拜見，亦淚涔涔下。田氏諸媳，率同合府眷屬，拜見水雲。接水雲四孫至府，設席歡宴。

次日，天子除去講書茗戰前旨，復宴紀恩三世於公主府。水夫人復宴五湖祖孫於安樂窩。一面令人打掃鳳元官房，將一切應用之物，搬運過去，拔兩房僕人服侍。

席散，即親送五湖歸第。水夫人至上房，慨然道：「此鳳元夫婦所居，不待鳳元駢首異鄉，而元氏之歿亦已三年矣。回憶同居之情，能無惻然也耶！」五湖道：「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，此愚弟所以飄然長往也！人事之變，兒女之情，一切放棄，始得保其天年。昨見吾姊用情大摯，今復戚戚於他人之成毀，得毋稍不自愛耶？」

水夫人問古心、素臣：「汝舅之言何如？」

古心道：「無端之哀感，俱足傷人。母舅之言是。」

素臣道：「情發於性，情滅則性《禮》載：百年日期頤，似但當頤養，而不必更計他人之成毀。母舅之言，宜可採納。」

水夫人道：「汝既知情滅則性滅，而復言年至百歲，即但當頤養，是百歲以後之人，皆可滅情也。滅情即滅性。如槁木，如頑石，雖生猶死矣！人物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四性流露。即發為喜怒哀樂之情。西銘所謂『民胞物與』。自此情之維繫，無一刻可解而釋也！不為釋，則性不滅；性不滅，則人之所得於天者。不至枯亡，至死而仍還天地，方雲全受全歸。使年至百歲，即當釋其情，而於人物之休戚不相關切，則生機日減，死氣日增。年歲愈多，生理意削，將以何物歸還天地？反不如速死之為愈矣！《禮》所謂期頤者，但不作任勞耳。豈專嗜飲食，而窒其靈明也耶？《書》載：舜生三十徵庸，三十在位，五十載陟開乃死。《禮》載：舜葬於蒼梧之野。若執百年期頤之說，則應四十載即禪位於禹，但安頤養不應至五十載，猶南巡狩以死，而葬於蒼梧之野矣！彼以天下為任，故不特以心運之，而並以身勞之。今我不勞以身，而可並不運以心乎？夫所惡於佛、老者，自私自利，異於吾儒胞與之量也。若絕其情，與老氏之無搖爾精，乃可以長生；佛氏之無色聲香味依法何異？汝無擯斥佛、老，而顧使汝母從佛、者之說，豈百年以前，當萬物一體，感而遂通，與天地相似；百年以後，當冥頑不靈，四端俱滅，與禽獸相似耶？曾子雲：『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』一日未死，即有一日存心養性之事；豈欲汝母修以畢生，而隳之末路耶？」

古心、素臣慌忙跪下，極口認罪。

素臣便通體汗下，說道：「孩兒因母親高年，不宜哀感，故欲參以母舅之說，而不自知其昧於大義也！」

水夫人喝令俱起，復言道：「子游雲：『人喜則斯陶，陶斯詠，詠斯猶，猶斯舞，舞斯愠，愠斯戚，戚斯歡，歡斯辟，辟斯踊矣；品節斯，斯之謂禮。』子思雲：『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』人非聖人，孰能中節？有禮以品節之，使無過愠，無不及情，乃漸至乎中節也！愚不肖不知品節；賢知者不屑品節。應陶而詠，應詠而舞，應愠而戚，應戚而踊。淺深不同，皆過其情之分。或並至應喜而愠，應愠而喜，尤反其情之正，不知甚矣！佛、老懲世人之溺於情，一切放棄，而並絕夫情，是因噎而廢食也。人之有喜、怒、哀、樂，如天之有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未可偏廢。汝知憂能令人老，樂固不能令人老邪？惟當喜而喜，當怒而怒，當哀而哀，當樂而樂，則氣不鬱而得舒；以禮品節之，而發皆中節，則氣不竭而得和；全性以此，保身亦以此！吾弟於人事之變，兒女之情，一切放棄，以保天年者也；愚姊則於人事之變，兒女之情，一切不放棄，亦得保其天年。此則修短之數，定之於天，而非人力之所得而與也！若以形骸而論，則吾弟鬚髮皓然，而思姊發止頰白；吾弟容顏枯槁，而思姊肌膚豐潤；吾弟之步履飲啜，亦皆不及思姊，此豈放棄一切之效耶？吾弟之兩姪，皆有同志，則亦放棄一切者矣，何以年未及艾，而溘先朝露？亦愈知年命之有定，而非屏情之所能矯矣！荷蕢曰：『鄙哉，硜硜乎！』孔子曰：『果哉，末之難矣！』人心之不同，如其面然。豈能強吾弟之面如吾面乎？因吾弟墓念同懷百歲，幡然來歸，有天性忽感之機，人情未絕之兆，故不憚反覆言之。名教中固有樂地，寧必絕人進世，以放廢倫常，戕滅情性，始得保其天年也哉！」

五湖垂涕而言道：「孔子曰：『老而不死，是為賊！』八十九歲以前，弟誠天地之賊民也！自今始，奉吾姊訓以終身矣！」

水夫人道：「吾弟真心見矣！昨日愚姊與兩甥，淚涔涔下，未得賢弟之一唏噓，一太息也。請為吾弟擴而充之：人不生於空桑，故《詩》云：『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；欲報深恩，昊天罔極！』吾弟遠適異地，而置祖父祠墓於不問，歲時祭祀，閉而不修者多矣，惻隱之心，毋乃枯亡而不一擴充邪？吾弟即放廢一切，而陸居非屋，水居非舟，無以存身，何獨忍棄父母魂魄所依，骸骨所藏之祠墓？一日不食則知饑，一日不飲則知渴，何獨忍棄父母歲時馨香之祭祀？子媳亡故則知傷感，諸孫幼稚則知鞠育，何獨忍忘父母之劬勞？孔子曰：『眾人必死，死必歸土，骨肉鬻斃於下陰為野土，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，悽愴孝子，以父母所遺於吾身之氣，感格父母發揚於上之氣，祭之時，洞洞焉，屬屬焉，如或見之，有訴合無間者矣！』故伯有無後，即為厲鬼；若敖絕祀，致雙餒而。吾弟不忘友於之誼，顧鮮明發之思，何邪？吾母之生吾弟也，產時血暈，幾致捐生；產後失調，遂成病疾。其愛吾弟也，病則目不交睫，痛則手不停摩；飲食則先含哺而後舉箸，衣服則先裹護而後開筭；偶離則爽然而驚，聞哭則惕然而恐。以晚年得子，故較愚姊之愛為更深，而吾弟乃忍棄其祠墓而悍然不顧耶？現在父母墳墓，祖宗祠宇，俱修葺完善，明日當率諸孫展謁。女性外向，承接宗祀，必賴子孫；嗣後皆吾弟之任矣，更勿漠外置之，以漸滅天性中惻隱之良心也！」

五湖聽到產時血暈一段，水夫人聲淚俱咽，觸發天良，淚如泉湧。及至聽完，即伏地大慟，道：「吾姊以萬物為一體，而弟視父母若途人，豈特天地之賊民，實為父母之賊子！痛思前罪，萬副猶輕！弟若不即填塹，當廬墓終身，以稍贖前行，此華屋非弟所敢居也！」水夫人垂涕，同古心、素臣扶起，安慰道：「吾弟既悔前罪，欲行今事，只宜堅久，而不可銳急。《禮》載：『五十

不毀，況耄年乎？」但當守此正念，時時提醒，使仁孝之思，油然而生，可也！」是晚席至，五湖即不用酒肉，至夜沐浴。清晨，率四孫去謁拜祠堂不題。

初五日，天子后妃，俱至府慶祝太君百歲。內監呈上壽禮，是御匾題額「女聖人」三字，聯曰：

百年人瑞，萬世女宗。

又一長聯曰：

五玉躬桓信谷蒲，列五百冕旒，五福筵中圖百壽；

一堂子孫曾元耳，萃一千眷屬，一人膝下頌千秋。

小款俱是已卯仲夏，恭祝鎮家衛聖，仁孝慈壽，宣成文母水太君百歲上壽，皇帝□□熏沐拜手謹題。

因水夫人前見御款，驚俱已甚，且不許常懸，故於皇帝下空二字，不填御名。又賜不款式長聯一副：

兄弟叔姪，曾孫雲仍，爵分五等，更無數儀賓駙馬，宰相尚書，真宇內公卿之府；

子午卯酉，辰戌丑未，名占三元，兼許多經魁傳臚，探花榜眼，為人間科甲之林。

天子向素臣道：「朕不更備多儀，盡內心之敬，竊附以少為貴之義矣！」素臣感激奏謝道：「皇上為臣母免天下一平田賦，建諸宅第坊表，資逾千萬；今更賜皇言，褒寵逾分，臣母及臣，頂戴銘刻。雖世世子孫，銜環結草，何足仰報萬一哉！」

是日拜壽儀注，天子欲加隆於前，因水夫人力辭，仍依前禮。祝後沒饗，古心、素臣陪宴天子於補袞堂，水夫人等陪宴后妃於月恒堂。宴畢，天子問素臣得舅之樂，素臣道：「臣既樂得舅，而臣舅感臣母一席正論，以逸民而化為孝子，此則臣樂外之樂也！」天子急問：「正論云何？」素臣備述一遍，並五湖廬墓之意奏知。天子瞿然道：「此論豈令母舅當汗下通體，即朕亦如冷水澆背矣！朕年來頗有倦勤之意，欲傳位太子，以就安逸，幾何不為佛、老所笑耶？舜德無異於堯，故堯為倦勤之說；禹德微遜於舜，故舜有蒼梧之崩。況朕之太子，迴不及朕者耶？此兩日當燕笑款洽，以博太君之歡。迴鸞後，即與兩令郎勤政，不敢有暇逸之念矣！」

午後，古心奏辭，為五湖廬墓之計。天子覆命設宴日升堂，仍如前日禮，四面圍坐，令置神芝於中間。光彩煥發，五色中更暈出碧綠紅藍，深淺錯互。諸般光影，照得梁棟幾筵，並各人面日衣服，俱分外光輝，飛越不定。天子歡賞無已，道：「朕邀太君福庇，倘復得十年之壽，仍如兩度見此神物。素父八十，朕必親祝，亦於此日登堂可也。」素臣奏謝不敢當。

小公主腹中忽痛，貴妃、紅豆、文驪俱奏辭，率宮女挽扶入內。天子向水夫人道：「前聞長君有八子、五女、二十二孫、十三孫女、六十九曾孫、二十一曾孫女、兩雲孫、兩雲孫女，共一百四十二丁。合素父三百三十二了，共四百七十四丁；今若更添一丁，連素父兄弟，去五百之數，止少二十二丁。現在懷孕者多，此月距八月尚九十日。文施在外，或更生有子女，至太君壽誕，或不甚相懸耳。加以諸媳、諸孫媳、諸曾孫媳、雲孫媳，諸男女甥、外孫、外曾孫、外雲孫，一千眷屬，數日不止。古人有『一夜夫妻八百丁』之說，雖無所考，而亦豈必無之事哉？朕所知子孫之盛者，素父而外，惟白卿。然已數未及半。太君一百二十歲大壽，朕來慶時，知太君子孫且滿千丁，合外姓計之，將不止二千丁也，豈非曠古獨盛者耶？」

素臣道：「現在子嗣之廣，莫過於乾珠。臣以六妻妾而得二十四子，乾珠以一妻而得二十八子者，次妻金蟬復得四子，蓋遠勝於臣矣！」天子驚異道：「朕知干卿孿生多子，不知其多至此也！現有孫曾若干？古今其亦有以一妻而得二十八子乎？」素臣道：「國初有賣蛋者，以一妻孿生，而得三十六子，較乾珠為更盛。特其孫曾，反不及三十六丁之原數。於珠於去歲，即已得孫曾一百一十二丁矣。」天子道：「彼賣蛋者，一發無餘，固不足論。干卿以一妻一妾，而得子較多，雖若勝於素父，而總計孫曾，則止三分之一，仍當以素父為極盛也。」

天子正與素臣問答，只見文驪愴愴而來，滿面失色。天子急問：「莫非公主有產厄？」文驪道：「公主幸喜平安，只所生者非人，是一扁毛怪物。」天子、皇后及在席諸人，俱吃一驚。正是：

鶴翅昔聞封宰相，江翎今見裹儀賓。

總評：

君、臣、後、妾同筵，俱以除滅佛、老為最樂，惟天子、后妃已關係君父廟社，乃有相等之說，可見佛、老之必當辟除。而辟除之功，在天下萬世，無與倫比也！後世聖君賢相，有志於斯樂者，必於此書乎得之。

言樂一段，將一百一十一回以前所作所為，全數重提；歷落而出，與後百齣戲文一副杼柚，兩樣花色；千呼百應，以結束全部一百五十餘回之洋洋大文也！古人之文無不結束，而欲如此層層結束，出奇無窮者，則目所未見，允推第一奇書。

水夫人生平自訟者，只此兩事。其品何如，而並妻一奏，遂使天子德妙轉圈。君、臣皆無失道；夫婦協於常經，豈不懋哉！緣世道至此時，無事不致其精，居其正，存此一失，亦為白璧之瑕，故並磨而去之。

自除佛老後，千祥百福，靡所不臻。天之所以申命君相者，至矣盡矣！蔑以加矣！惟此二老未歸，為天子及水夫人、素臣心中一不如意之事。故必使其幡然來歸，以慰君、相之心。此補缺陷天之五色石，斷不可少者也！況治道之盛，不能使避世之士幡然動觀光之念，猶非曠古今而無匹。故必寫至二老來歸，而後極治道之盛，此謂天之所覆、地之所載，凡血氣者莫不尊親。

水夫人正論，不特使古心極口認罪、素臣通體汗下、五湖伏地大慟、天子冷水澆背；天下後世有志於性理經術、孝親仁民者，俱如暗室得炬，絕渡逢舟；兼如快刀剖腹，盡出腸胃，滌去臭穢之氣。颼颼乎兩腑生清風矣！人之《五子近思錄》中，猶為第一等格言。裨官小說雲乎哉，《左》、《國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云乎哉？